

一台“母亲牌”电风扇

□杨力

几十年的那台电风扇确实成了两难。我和兄弟提议扔了当废品,母亲却坚决不允,她不在乎宽敞整洁的客厅里多一台突兀的老式电风扇,还打趣说要为这台老式的“新生牌”电风扇换一个“母亲牌”的称呼,言下之意,怠慢了它就怠慢了老人家。

前不久和兄弟一道回家看父母,看见耄耋之年的他们正围着那台“新生牌”电风扇,不是“母亲牌”电风扇在细细擦拭。父亲一边擦拭一边抚摸着电风扇说,他越来越觉得他就像那台老式电风扇,只要还能正常运转,我们的母亲就很高兴。

是的,一台电风扇陪伴了父母四十多年,见证了一个家庭从清贫到逐渐过上美满幸福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早已成为母亲的精神支柱,更是印证一个时代华美嬗变的家庭档案。

160元,比父母每月加在一起的工资还高出差不多一倍,更别说还要搭售两台电风扇。多年以来,分居的父母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每月除了维持家用,还要寄钱回老家赡养双边父母,所以每个月攒一点钱委实不易。

尽管如此,父母却不想放弃这次购买自行车的机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考上了20里外的县城重点高中,每周的接送就要指望那辆还没到手的“飞鸽牌”自行车。可算来算去,一口气买下自行车外搭两台电风扇,还差七八十元,幸好这时有一家好心人愿意“拼单”,帮忙分摊了一台电风扇,于是父母只借了40元,连同多年攒下的钱,把一辆自行车一台电风扇迎回了家里。

在黑白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的

如果一个家可以建一个档案室,父母家那台落地电风扇一定首当其冲入选。

198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铺开。这一年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分别多年的父母终于调到一起工作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母商量也该适当提升一点生活质量,买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当年是紧俏商品,三大品牌“凤凰”“永久”“飞鸽”都需要凭票购买。

这一年,单位的副食店组织了一批“飞鸽牌”自行车回来销售,可以不凭票,但要外搭两台“新生牌”落地电风扇。职工们开始都很兴奋,但一听要外搭就不知所措了,为啥,因为兜里没钱。

当时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售价大约

带母亲回家

□张绍琴

母亲搬到城里居住已有十五年。喜欢锻炼的她早晚到广场做操,白天坐车加走路到十多里外的山上开荒种地,结交了不少和像她一样跟着孩子入城居住,仍然喜欢种地的老姐妹。母亲善言谈,也和一些退休工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母亲早就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但还是念念不忘回到乡下的老家。

老家没人居住,泥瓦房早就坍塌,母亲除去宅基地上的荒草,开辟成几分地的菜园,种上南瓜。每逢我们有时间,就送她回去看看离城几十里外的这一小块菜园。我们平时都要上班,很少有时间,她就自己坐村村通公交,一路转车,花上三四个小时,围着宅基地转转,看看菜园里是不是生了杂草,果树花开得好不好,树上结的果实多不多,竹林地是否生出竹笋。等她弯腰拔完杂草,掰了竹笋,果子成熟时还会摘上满满一袋水果,这时天色已晚,早已没有车子回城了。她就投宿老乡家,在老家吃晚饭(午饭可能没吃,也可能吃一点自己带的馒头、面包之类的干粮)。第二天再坐公交花上三四个小时回城。

上周六带母亲回去,我们刚好有别的事要回老家处理。头天晚上打电话给母亲时,她正躺在床上,一种极低沉的声音(有气无力的样子)从手机里传来,说三四天前做操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当时不觉得痛,现在觉得哪儿都不舒服,都在痛。她没说回去,也没说不回去。第二天早晨再打电话去时,母亲的声音恢复了一贯的生气,说已经好了,要一起回老家。回到老家的母亲独自在菜园子里忙碌半天,中午在亲戚家还帮着一起干灶上的活儿,吃饭时在饭桌上愉快地和亲戚聊着农事、家事,吃了满满一碗饭。

星期一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父亲的电话打过来,说母亲不舒服几天了,也没怎么吃饭,就窝在被窝里,也不上医院看看。我感到非常惊讶,说前天她不是说完全好了,和我们一起回老家,中午都吃了一碗饭。父亲说那天就没有吃晚饭,昨天一天没怎么吃,今天也没怎么吃,还在断断续续拉肚子。我一听,以为是母亲一贯的老毛病——肠炎发作了,挂了电话后打给母亲,叮嘱母亲第二天去医院看病,我在医院门口等她。

当医生询问病史后,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高度怀疑直肠癌时,我一下子蒙了。立即带上母亲到大医院做相关检查。第二天拿到报告后,高度怀疑变成确诊,报告显示,母亲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肝和肺部。

背着母亲,我一下下嚎啕大哭,一直在种地、很少上医院的母亲怎么可能患上癌症,而且还是晚期?

母亲年已八旬,医生避开母亲,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是否选择化疗,说化疗根除不了,只是让癌细胞扩散得慢一点。我和哥哥们商量后没敢告诉母亲实情,只说她是肠炎并发感冒,需要消炎治疗。

上次回老家,亲戚问母亲腊月初头还上不去。母亲转过头看着我,我说不回来了,正月再回来上坟。母亲顺着我的话说,是啊,还有十来天就是春节,春节再回来。

老家的房屋虽然变为菜地,但那毕竟是母亲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无论怎样变,母亲始终把那块土地当成家,时时想着回家。

看着病床上输液的母亲,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好起来,带着她回家……

漫步花丛

□熊宇



公爹

□姜义华

公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一九三七年出生到二二一年辞世,八十三年风雨人生,坎坷曲折,他是儿女们生命里长长的河。

公爹非常勤劳,他身材高大,脸有些瘦削,双目炯炯有神。听和他一辈的老人讲,他自幼家贫,几岁便和祖母一起帮工,为地主家放牛,成年后曾经为修黔公路洒热血,是当时的民兵野战连长,负责熬硝。后因祖母年迈,婆母难以支撑家庭而返回老家务农。

我的丈夫是公爹的老来子,他上面有两位兄长一位姐姐,年龄差都很大。据说婆母曾生育了十几位孩子,但成活率不高,只养育了四位成年。我们结婚时公爹已快七十,身体还算硬朗。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不停地忙活,不停地忙碌,从未消停过一寸时光,双手老茧堆积,如老树的皮粗糙而龟裂。

丈夫的老家在金山脚下,那里的土地油黄油黄的,像抹了油一样光亮。许是对公爹多有偏爱,它们总是连扯带拽地拉着他的身体。为了能在地里刨食,他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黄泥中折腾,裤管上有着永远洗不净的黄泥巴,它们与公爹的汗水结合,慢慢渗进他的身体,成为了他生命的颜色,耀眼而夺目。

公爹性格倔强,他父权意识浓,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哪怕是夫

君已成家立业,他责骂他时也并不一丝口软,抡起棒子时也总是那么流畅自然。他对外却又极度大方,哪怕是个从不相识的路人,他也是热情似火,毫不吝啬地邀请他们一起喝茶用餐。他会在每年苞谷收成后煮几次酒,用大缸缸装起来,逢人便舀一碗来热上,与对方畅饮,乡人们路过他家时,也总想停脚聊,与他拉拉家常。

公爹朴实厚道,没人说过他有地位,却有人说他仁义,他也没觉得自己有地位,但他的一生,都懂憬着有几间大屋。他在夫君还年幼时,曾建过两次房,第一次刚建好就因特殊原因被拆,第二次建好后没住几年又因地势太偏僻,不利于儿子成家而再次搬迁重建,在这过程中他还不分昼夜、九十多天挖一岩洞栖身,据老人们讲,这岩洞差不多有西间瓦房那么宽呢!

公爹第三次建房时,除夫君年龄小外,其余几个孩子都已长大,他迫切的需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帮助孩子们成家立业,为此他更加努力,不分季节的准备着,

今天背回一块木料,明天背回一背瓦片,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却很认真。在他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下,总算能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盖起了三间瓦房。并陆续在新建的房子中为大儿子二儿子安了家,为女儿安排了婚事。

后来,由于老家矿山松动,乡亲们在政府帮助下搬到了城郊或城里。公爹此时已年迈,夫君也长大成人,由于未成家,公爹与婆母便与大哥住在了一起。又过了一年,我与夫君成了家,从此公爹心中的最大牵挂算是落了地。

如今,我们四兄妹都住在敞亮的大屋中,再次忆起公爹的点点滴滴,总是神色凝重,情绪翻涌,我们感谢他,在坎坎坷坷的生命旅途中,是他无私的付出与关爱温暖陪伴着。他也许并不完美,但他是四兄妹成长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他为他们的童年涂上希望的光彩,幸福的颜色!

致敬一对母子

——写给周朝喜、罗睿燊

□黄玉文

綦江,一个平凡母亲用爱滋养,身患两种罕见疾病不能站立不能正常生活甚至被预言“活不过18岁”的儿子,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得以延展丰腴……

——题记

轮椅上的高考

343分,成绩超预期
看到电脑屏幕上跳出的消息
19岁的罗睿燊有些小激动
分数不算高
却真正是自己创造的奇迹
足以慰藉母亲
19年来朝朝暮暮的辛劳

一出生就被罕见病魔缠绕
坐轮椅都要母亲抱着放上去
驾乘轮椅转圈自己就是变形金刚
曾被预言生命周期不足18岁
流泪的心被母爱浇灌
遍地喜悦滋养
儿子毅力生长茁壮刚强

从小到大
这已经是第九台轮椅了
忙完工作就陪儿子
瘦弱妈妈灿烂的笑永远在身边
风雨,远离每一个晨昏
一个又一个考试都成过往
人生新的起点,吹响了号角

一路走来的坚韧

从出生到成年
母亲一直是儿子的襁褓
因为疾病,饮食需要特制
因为疾病,生活不能自理
母亲的坚韧传染了儿子
母子约定
下辈子还做母子

周朝喜,瘦小的身躯
从嗷嗷婴儿声中起步
信念幻化成儿子的脚步
从小学升中学到高考
读书学习拓展生命宽度
从天安门到布拉拉宫
南来北往打卡上百个城市
爬山涉水与美好河山交谈
儿子心里装进了美丽温暖世界

残破身躯装上双腿就能运行
强大思想更可以走遍四方
母子携手
把命运的嘲弄甩开
爱,延展生命
丰满着五彩斑斓人世间

